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我所知道的 | WOSUOZHIDAODE
WEIMENGJIANGZHENGQUAN

伪蒙疆政权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 | WOSUOZHIDAODE
WEIMENGJIANGZHENGQUAN

伪蒙疆政权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知道的伪蒙疆政权/钟文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1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8760 - 6

I. ①我… II. ①钟… III. ①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1939) —史料
IV. ①K265.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0728 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胡福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6.75 字数: 38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我所知道的伪蒙疆政权

CONTENTS 目 录

第 1 章 蒙疆地区各色伪政权 1

继伪满洲国后的“蒙古自治邦”本末 楚明善 / 2

内蒙古伪自治军前身崔兴武旅与乌古廷总队简述
唐精武 / 8

伪内蒙古自治军始末 正珠尔札布 / 20

李守信投敌经过 刘映元 / 27

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李守信 / 35

抗战前我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

德穆楚克栋鲁普 / 62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德穆楚克栋鲁普 / 81

第 2 章 日本操纵伪政权合流 121

伪察南自治政府的始末 左 宝 / 122

日本侵略华北时期的伪蒙古军政府 李泰莱 / 128

目 录 CONTENTS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 德穆楚克栋鲁普 / 133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

德穆楚克栋鲁普 / 161

伪蒙政权的回忆 李守信 / 209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纪要 李泰莱 / 235

回忆在伪蒙疆政府时期 奇天祥 / 250

第 3 章 伪蒙疆政权统治内幕 269

有关“善邻协会”的材料 巴达荣嘎 / 270

伪蒙疆时期傅增湘修成《绥远通志》经过概述

白光远 / 281

军统特务与汉奸伪军勾结的一些情况

宗化民 / 288

回忆伪蒙古军汽车队历史片断 胡·巴吉尔 / 292

伪蒙疆时期的一大血案 聂德俊 / 298

敌伪蒙疆政府时期亲历记 孟锦章 / 331

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 库益菴 / 342

伪蒙疆的军事幼年学校 博彦满都 / 347

忆“陆军幼年学校”的学习生活 和希克 / 352

我所知道的伪蒙疆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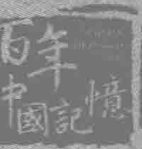
WOSUOZHIDAODEWEIMENGJIANGZHENGQUAN

第4章 伪蒙疆政权的最终垮台 369

我和德王由张家口溃逃的狼狈相 李守信 / 370

北平三年 德穆楚克栋鲁普 / 382

德王、李守信部队接受解放的经过 陶布新 / 399



第1章 | 蒙疆地区各色伪政权

史料
部经典文库

我所知道的伪蒙疆政权

WOSUOZHIDAODEWEIMENGJIANGZHENGQUAN



继伪满洲国后的“蒙古自治邦”本末

楚明善*

余滥竽南京政权的蒙藏委员会，垂二十年，虽后半期担任委员，职司政务决策，因我仍兼管蒙务，故事务亦必躬亲。尤其若蒙古自治邦的重大问题，更系我分内事，责无旁贷。因而对于该问题的经过、处理等一切实际情形，均系亲身所历，记忆犹新。兹愿将这一事件的本末据实写出，以备留心民族问题者之参考。间有疏漏处，还望阅者补正。

一、蒙古族要求自治的经过

原来“蒙古自治邦”之产生，是基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是蒙古官民要求高度自治运动所得到的一种不满意的成果。故一并叙及，以明原委。

1913年，北洋政府把内蒙古东西六盟改成热、察、绥三特别区；1928年，南京政府又进一步把三特别区改为热、察、绥三省，三省人民不分蒙汉均归省府统辖；1930年蒙古会议决议，经转请核准，又承认“蒙古盟旗

* 作者曾在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工作。

管辖治理权一切照旧”。于是省县与盟旗重复设置，蒙汉人地双层管辖，这是蒙与汉冲突、省县与盟旗纠纷的根源。也是蒙民所日夜不安，急欲摆脱省县羁勒，于1933年8月内蒙古两盟发动的自治要求通电之所由来。

按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外蒙古独立，内蒙古自易受感染；东蒙沦陷，西蒙亦难免动摇；王公则栗栗自危，青年则走投无路，再加上日本浪人军阀的威胁利诱，自然会惹起全蒙官民自救的打算；因而很容易首先把久已厌恶的省县枷锁来设法摆脱。所以蒙古的自治要求最突出的一项，即摆脱省县的管辖。不过客观形势虽然这样复杂，而一种重大的运动还须有人适当地领导方容易成为事实。但具这种愿望的人虽多，而实际发动的人，也可以说别有用心利用这种形势的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以“王公派”出头的吴鹤龄。这个人颇具聪明，手段敏捷，因痛恨省治，而地方民族主义特别显露，但他也不赞成王公制度。所以他愿保存盟旗制度以反对省治，而又要在盟旗内设置各种民选的代表会议，以限制王公的滥用职权。结果他在当时对于新旧两方面，均得不到好感。然就当时说，他自蒙古会议一直至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成立，始终是坚持蒙古自治，很像是一个热爱民族、觉醒较早的人。谁知他是别有怀抱，利用大众要求自治愿望的客观形势，发纵指使，助纣为虐，终酿成拍卖祖国与民族的勾当呢？

一个是锡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他凭借霍硕都因楞亲王的爵位，很为一般蒙民所尊重，而他又有一种接近和利用青年的手段，故东西盟之一般青年多归之。所以到了百灵庙一声号召，群王景从，即与他素不和谐的白云梯亦愿合作，久相反对的吴鹤龄且依为心腹。不过野心甚大，气量欠宏，且不识大体。后来竟中了日人诱惑，而成了出卖祖国和民族的罪人。

吴鹤龄与德王这两个人，虽地位不同，性情各别，唯对于利用形势出卖祖国的勾当，则沆瀣一气。吴在1930年蒙古会议结束后，时时酝酿提倡“蒙古自治”；德王自1932年冬向南京贡献意见，未蒙采纳，愤而离京后，因而决心提倡“蒙人治蒙”。他两人意见原不相合，唯主张“自治”

一端大体相同，所以吴在内部鼓吹，德王在外边响应，一拍即合。这一主张也迎合一般蒙古人的口味，故大家也跟着摇旗呐喊，于是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大会”于1933年8月14日开幕。

南京政权对于蒙古情形，除了蒙委会尚略知梗概外，其他机构不是忽视，便是隔膜。平时既少留心，临时难免张皇。又以蒙藏会委员长石青阳系蒋政权之敌对人物，不肯委心任事，而临时把内政部长黄绍竑派来应急。又以职掌关系，加派蒙藏会副委员长赵丕廉襄同办理，已是安排不当，难免处理乖张。当时我虽职兼蒙务，而适卧病在床，石青阳屡差秘书征询意见，我虽粗陈省旗分治方案，然因石的关系，亦未能及时提出。终于在10月17日派黄绍竑赴蒙古巡视的命令发表。经黄、赵于11月10日到百灵庙与云王、德王等几经商谈，最后于1934年2月18日核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于3月7日遂任命云端旺楚克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索诺木喇布坦、沙克多尔扎布为副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等21人为委员，德王兼该会秘书长，隐操该会实权。一场民族自治斗争的风波总算暂时告一段落。然其以后以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为基础，由德王及吴鹤龄操纵，竟超越民族自治斗争的范围，演为出卖民族甘做日寇傀儡——“蒙古自治邦”的勾当。这是出乎蒙古官民一般之所料，也不是蒙古官民当初要求地方自治之本心。

二、“蒙古自治邦”的产生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从正式批准成立后，这一年中除了盟旗与省县因疆域重复而涉及税收问题稍有摩擦外，主要的就是应付日本金井章二屡次的诱惑与威胁，教它脱离南京而投靠日本成立蒙古自治邦。这时云王、索王及沙王正副委员长等，以年老且对自治无兴趣，均未到会办公，只有具有野心的德王以秘书长代行委员长职务。然以日军西侵已及锡盟东部，德王又惧其蒙旗不保，而又对省方及南京抗日力量无信心，故心中彷徨

惶，十分动摇。在他决定东下投敌之前，蒙委会已派处长巴文竣到绥远，商同省方对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王公，加意联络，使不要盲从德王。后来听说中国共产党方面亦由乌兰夫对德王左右的爱国青年及卫队做工作，极力劝他们脱离德王，以减少他卖身投靠的资本。果然德王到了1936年春随金井章二毅然东去，到加卜寺则宣告降日。于是南京就把乌、伊两盟成立乌伊两盟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青年成立蒙古保安大队，以孤立德王。

德王随金井到察南加卜寺后，即筹备降日，改加卜寺为德化，废中历实行成历（成吉思汗纪元），于1936年5月12日宣告成立“蒙古军政府”，自为“总司令”。9月4日日寇又催促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于张家口，汉奸于品卿为“主席”。10月15日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于大同，汉奸夏恭为“主席”。10月27日“蒙古军政府”改“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于归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实际上云王只是一名义主席，并未亲身参加。11月22日经金井章二、前岛升、高太一也之怂恿，联合三“自治政府”合组为“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一般人通称为“蒙古自治邦”，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于是乌、伊、锡、察及新改之巴彦塔拉五盟，连察南十县、晋北十三县均为“蒙疆”区域。其内部组织，最高为“主席”，次为“总司令部”“参议府”与“政务院”。院下为各部，可是最高顾问与主席平等，其实主席的职权，完全为最高顾问所支配。日寇对于中国境内的伪组织，如“满洲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都是这种办法，不过对蒙古尤为显著。

三、德王等降敌后的动摇

德王于1936年降日的一年中，从“蒙古军政府总司令”，而为“蒙疆联盟政府”的实际“主席”，再进而为察南晋北和蒙古五盟部广大区域的傀儡皇帝，总算是野心得逞，如愿以偿了。其实他降日后因日寇的侮辱压

迫所受的痛苦，并不是外人所知道的。在受日本浪人一切玩弄的中间，他亦感到十分不耐。在1936年的秋天，他已经派人到南京诉苦，愿归依祖国怀抱。我当即奉派赴察绥考察情形，并征询省府意见。绥远省府完全同意他的归来，傅作义先生说：“我的反对德王，不是反对他本人，是反对他投敌；他如若肯回归祖国，我愿把绥远主席让他，甚至为他牵马坠镫也甘心。”

察省府呢？宋哲元说：“中央有无抗战决心，如有，我一个电报德王就可回来；如无，回来有什么保障。”

这察绥两省府的意见，绥方比较表示切实；察方认识未免浮夸。我认为其反正，总是与国家有益，当电准南京，会同北平军分会留守严庄，与德王的代表丁我愚等，商妥来归办法：

（一）中央派兵两师到贝子庙作他的声援；

（二）他通电撤销自治；

（三）成立察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德王为委员长，自1934年起经费照发；

（四）所有已编军队暂免调遣，俟胜利后再酌编。

以上各种办法，已商有成议，忽接南京电：“以军事整个计划无进展时，暂勿令来归。”这事遂一时作罢。德王当时做傀儡的苦境，已可想见。

四、傀儡政权的瓦解

1945年8月，日本失败退却，把一些傀儡当然遗弃不顾，德王也不例外。在苏联出军东北解决日本关东军时，蒙古人民共和国亦出兵南下直抵察境。德王一班人走投无路，只有回到祖国或者尚有生路。于是他同他的“总司令”李守信，“政务院长”吴鹤龄，“参谋长”乌古廷等同来到北平雍和宫暂避。那时北平市长熊斌据报转电重庆，当令他们到重庆悔过。

到重庆后，由蒙藏委员会拟定安置办法：令德王仍回北平，公家拨房屋居住，并按月发给生活费；其随行重要人员组织一个蒙古宣导团，给资回蒙宣抚；令北平市长就近察看。这就是德王附逆的下场，也就是“蒙古自治邦”的结束。

五、死灰欲燃的尾声

德王及其重要干部被安置在北平后，迨1948年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接连解放长春、锦州及沈阳，威震关内，北平亦岌岌不保。德王等做贼心虚，深惧人民难以见容，相率潜逃，一面利用其巴林骑兵残部，集中阿拉善和硕特旗，并一面向逃往广州的国民政府求救，以求死灰复燃。但当时广州的行政院长为素不满意德王的阎锡山，故他们向广州跑了一趟，只得到一毫无实际的虚名义。待彼等自广州回，正解放军进兵察绥，西北渐归统一。德王等看情势危急，其内部意见极不一致：以德王为首的顽固派，主张反人民到底，如势力不敌时则暂逃沙漠躲避，静待时机；以达王为首的先进派，主张与解放军联络，以求地方安定。结果两派分立，德王等北走蒙古共和国与内蒙古交界处，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包围缴械，德王及其“总司令”李守信等做了俘虏。达王等派代表向中央投诚起义，被中央特别优待。此即德王等在“蒙古自治邦”失败后不甘雌伏又一次铤而走险的失败余波。

（1962年6月22日）

内蒙古伪自治军前身崔兴武旅与 乌古廷总队简述

唐精武*

在抗日战争中，蒙伪军李守信部盘踞内蒙古地区，为敌作伥，臭名远扬，人所唾骂。这部伪军，是日寇和伪满部队进攻热河时，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汤玉麟部放弃热河时所遗留下的变节的一部分余孽——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崔兴武部，与后来加入的热河陆军蒙古骑兵教导总队乌古廷部等辗转扩大而成的。当他们尚未降敌前，都属于汤部，笔者时充汤军参谋，以担任点验，曾有机会与之接触，现将他们以前的情形，就我个人见闻所知，尽回忆所及的举以叙述，借供史料研究的参考。其遗漏错误之处，以及降敌后的蒙伪军的情形，则希望知者加以修正和补充。

一

崔兴武是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的创始人，是这个旅第一任也是末一

* 作者系汤玉麟旧部。

任的旅长。他同这个旅的历史是分不开的，所以就由他开始叙述。

崔兴武，也以“星五”“新五”等作为名号互用，奉天（辽宁）省彰武县人。据他说，是幼因家贫，即跟随贩卖马匹的马贩子做小伙计，借以谋生，遂得学会养马、骑马、选马、套马及调教走马的一些技能，所以后来成了有名的骑手。因为贩马往来于内蒙古各旗的荒漠草地日久，又结识了不少的绿林朋友，后来他便不给人家当伙计了，已经成为一个空手倒把的马贩光棍，于是也就习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终以债务口角，殴伤人命，遂逃而为匪，又得练习射击，枪法很准。在清朝末年，清政府派昆源（叔泉，满族）为马政大臣，驻北口察绥一带，改良马政。崔又投在昆源标下为骑师，颇为昆源所喜。后昆源调任热河都统，崔也随至热河，在游击马队为官，从此即在热河军中，历充哨官、管带、营长、团长等职。约在1925年间，率队往东北投归张作霖，辗转编为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任崔为旅长。又于1926年春，张作霖命该旅编入镇威第十二军，归军长汤玉麟统率，随军西进，攻略热河，汤就任热河都统后，该旅很长一段时间，驻防在赤峰、乌丹一带。

崔兴武旅虽也是热河旧部队，但是已经编为东北正规军，后拨归汤部。崔本东三省籍，又是与汤物类相投的光棍土匪出身，一般习性也多有与汤相同之处。崔对外也比较活动，肯用面子钱，会作人情，尤其是对于枪马，崔更能投其所好，不但是不吝馈赠，还能陪同赏玩。论射击的精确，可以与汤列为伯仲；若论骑控快马，却是崔的拿手，转较汤要多好几招。每逢崔到省城，汤的一些上选好马，汤必要逐一经崔骑过，加以规整，故往来颇不冷淡。而崔的驻省办事的该旅军需主任李伟臣，也会看风使舵，择要应酬，因此在最初一个相当久的时间，崔与汤及汤部要人之间，却也相处尚好。只不过是猜忌成性的汤玉麟，对于崔兴武这样的人，他内心中是总有些顾虑的。

笔者与崔兴武的参谋长陈宝泉相处颇好，由陈的闲谈中，也常听到一些有关崔的性格与轶事。崔也是个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他同汤玉麟一样，骄妄自恃，刚愎自用。他虽仅是个独立旅的旅长，可是野心极大。他

很崇拜张作霖，认为张是个知人善任、推诚相见的最理想的长官。他也自命不凡以为是未逢知遇，所以不得其时，只有投靠张作霖，才可以大展怀抱。果然在投张之后，即得编为旅长，满想直接受张指挥，遇机出力报效，何愁功名富贵。不料又编入汤玉麟属下，实非所愿，但又不能违抗，因而转思汤是张的嫡系亲信，若能在汤处干出功绩，借汤之力，仍然可以扶摇直上，际会风云。于是他又将升大官、掌大权的一半希望寄托在汤玉麟的身上，其余的一半的希望当然还是指望张作霖。因此，他在随汤入热后的一个很长时期，极力与汤周旋。这时崔也居官很久，搜刮的资财已不在少数，又善于经营马匹，故早已拥有许多庄田马群，更因擅长选教马匹，他也饲有相当多的骏良快马，颇为豪富。他虽然仍是贪婪无厌，但在必要时，他肯以适当的余资用作政治本钱。他把这种以小饵钓大鱼的有利可图的交易早就盘算好了，所以他对于汤及汤部要人，都能做到必需而适可的应酬，保持了相安的局面。

崔的性情古怪，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更是作威作福，唯我独尊。他在汤玉麟的挟制下，虽然还不敢干涉行政，但是在他防区内的县长、局长们，都慑于他的淫威，无不诚恐诚惶地去趋承他，全怕吃到眼前亏。打麻将牌本是消遣取乐，他却非常认真，只要三把不和牌便会使性发恼，摔牌骂骰子，闹得全座不安，所以他部下的高级人员，都怕同他打牌。在他牌兴发作时，副官们只有去找县长局长们，或是当地的耆绅巨商们来陪同作耍。他们是拒之不敢，只有自认倒霉，输钱忍气。但也有些人，却是甘心乐意，求之不得，正要借此接近他，讨好他，花几个有限的金钱，让他赢，叫他乐，哄得他欢天喜地，情感融洽，就得以从而利用，遇机会，仗他的势力，借他的一言，或是夤缘升官晋级，或是赖以巩固地位，或是便利办事。

崔又是个猜疑而又凶狠毒辣的人。笔者曾以崔未带家小，在闲话时间询问陈宝泉。据陈谈，崔性喜骑猎，日与狗马为伍，故并不爱好女色。他原曾有妻有女，平日夫妻感情本就不太好，后来不知怎样他发觉了他的女儿同他的亲随某副官很有感情，就疑心他们是私相恋爱，以为这是败坏他的

门风，丢他的脸面，就盛气逼问其妻。其妻本来就怕他，一经怒急逼问，竟自张口结舌，不知所答。某副官闻风畏惧而逃，崔更认为这是母女通同一气，甚至以为他妻也不自贞。当时他却未动声色，故为镇静。不久，他就佯言要率队出发，将家眷送往庄园暂住，他又密派亲信，追至中途荒郊，将他妻女一并枪杀，就地掩埋。从此崔即独身，更无子女。凡在崔部稍久者，多知此事。举此即可以说明崔的猜疑狠毒，对于自己妻女尚且如此，别人更不足论了。

骑马打猎，是崔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课程，因此他不但拥有许多的好马，还养着一二十只蒙古猎犬，平常关在圈里，有三五名专人饲养，打猎时才放出来。据崔谈，他如果两三天不去骑马打猎，不但他自己觉着不舒服，马也急得咆哮，狗也闷得乱叫。他打猎，不但可以用得来的山珍野味供他享受，而且还积存了不少高贵的皮毛，这无形中又是个生财之道。笔者原曾在林西驻过防，有一家很熟识的做皮货土产生意的商店。某次余率领一个组点验崔旅，又到林西，一日下午无事，偶然在住所附近散步，顺便到这商店求购土产蘑菇，被他们让在里边待茶。正在闲谈，有人说崔司令又打猎回来了。过了一会，果然崔带着二三十人马，蜂拥过市。等他过去之后，笔者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预先知道崔打猎回来，而又是必然从这经过呢？不觉地就要问问他们。原来，是崔的一群猎犬看见吃食尤其是肉类就会当作猎物，争着叼走，或是吃掉，剩下的也会弄脏，无法再卖，有时还会碰坏摔破家具，甚至还会咬伤人，既没人敢来轰打猎犬，也不敢去讨赔偿，他们就只有早作提防，看到崔出去打猎，或是回来，卖小零吃食的挑担子的赶快挑到别处去躲，摆摊或是开小铺的就赶紧收拾。因此只要这种情形，在早晨就可以知道是他去打猎，在下午就知道是打猎回来。这仅是一件极通常的事，却给商民们带来一阵小灾害的恐怖和惊扰。而他毫不在意。联系到其他方面，如军队对于百姓的滋扰，更将是不堪设想。

崔的野心极大，自命不凡，所以在无事时，就从幕僚们学习读书写字，久而久之，就有些人恭维他，不是说他“得天独厚”，就是说他宿有慧根，所以书读得极快，字写得很好。他自认为真是“了不起”了，从此